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林啟慧

在拜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之后，我对地理语言学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对语言在地理维度上的差异的形成过程和原理有了新的认识，并启发了我从这一维度出发，去思考我的家乡方言客家话的形成演变过程。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瑞典的语言学家，也是现代语音学的奠基者，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并非索绪尔本人所写，索绪尔曾在日内瓦大学教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在他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和薛施霭收集了同学们的笔记以及一些索绪尔的手稿，将其汇编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绪论、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以及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这段时期内，我主要针对地理语言学部分做详细的阅读和研究。

书中首先解释了语言的差异。索绪尔把地理语言学归入到了外部语言学的部分，即语言现象和空间关系的问题。谈到地理语言学，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不同的地方存在不同的语言，例如，我们可以听到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着各自的语言，呈现出在地理上的语言的不同。当我们把语言放在一起比较时，有些语言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可以确认其有共同的来源，便将这一组语言称为语系。比较之中，除了共同之处，当然还有差异，而差异又分为语系之间的差异和语系内部的差异：像印欧系语言和汉语之间，完全没有亲属关系，在语言的演化上各不相干；而根据威廉·琼斯所说，印欧语系中的印度-伊朗语族、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凯尔特语族、斯拉夫语族都是由“原始印欧语”分衍出来，有着共同的起源，但是又演变除了各自不同的语言特征，使他们独立于彼此。

书中多次强调，造成语言的地理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时间。从前我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语言的差异是由于地理上的间隔而造成的，语言的融合和变化是由于语言的使用者在地理上的迁移而造成的。这种看法将语言差异形成的原因局限在了空间的单一层面，没有办法解释一种语言在同一地点的演化。事实上，从书中我们可以得知，时间是比空间更为主要的因素。当两种语言相遇，他们的融合和碰撞是无法在瞬间完成的，必须经过漫长的时间，两种语言在使用者的交际中不断吸纳接受对方的部分语言特征，取代自己本身的部分语言特征，从而完成语言的演化。不同的语言因子相互碰撞，语言慢慢发酵变化，在这个过程里，时间是最重要的佐料。

我们很容易设想在分隔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并认为这是对分化的必要且充分的解释。事实上这种认知是非常浅薄的，即使在地理上不分割的地区，也会产生语言上的差异。当一个语言特征 X 在 A 地产生，它最远到达了 B 地，那么 B 地就吸纳了这一语言特征而纳为自己的语言特征，此时 AB 两地的语言是相同的；而后 A 地又发生了另一创新 Y 取代了原来的语言特征 X，但这一创新没有传播到 B 地，那么此时 A 地具有 Y 特征而无 X 特征，B 地具有 X 特征而无 Y 特征——A、B 两地之间并没有隔离，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在交流传播之中形成的，这无疑是对语言的地理隔离分化论的有力反驳。从一种语言元素的发源地开始，这种语言元素不断地向外扩散，直到到达它最远能影响的地方，而在发源地与最远的影响地之间该

种语言元素又有可能被其他的语言覆盖，只有发源地和最远的影响地保留了这种语言元素，所以，当我们发现两个地理相隔甚远，语言也存在间隔的地方，竟然存在相同的语言特征时，便也不必过于惊讶了。

第三章中提到文学和地方话，若任由语言发展，只会导致无限的分裂，“十里不同音”就是生动的例子。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交际的日益频繁，人们会选择一种现存的方言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在中国，我们选择了北方官话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北京话作为标准语音。普通话脱胎于北方方言，却没有完全保持北方方言的原貌，混杂进了许多南方方言的成分，我想这是它作为一种全国普及的、享有特权的语言所应当具有的特性。文学语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普及使用的，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推广普通话一直是国家大力推进的工作，如今我们也能看到代际之间的变化了。在广东，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爷爷辈甚至父辈说起普通话来都有或浓或淡的乡音，在农村的口音要更重一些。到了我们这一辈，义务教育中的普通话教学已经让我们熟练地掌握普通话，大部分人的普通话已经没有广东口音了。再往后推，我的弟弟妹妹们已经从小就生活在了一个普通话的环境里，普通话仿佛成为了他们的第一语言，客家话和粤语则只能听不能说。这也折射出了一种趋势，那就是文学语言的推广势必会挤压方言的生存空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部分土生土长的广州人都会说粤语和普通话，而不懂粤语的外省人口大量涌入广州，广州人在外出交际时若不知对方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多数会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以免对方听不懂。这样一来，普通话就在这一方言区里占了上风，广州话被挤压到少数的熟人圈子和家庭中使用。这当然不至于是对广州话的窒息，但广州话在新一代广州人的语言体系中分量的确是越来越轻，无怪乎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积极呼吁保护广州话了。广州话作为粤语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竟也在面临式微的局面，就更不用提一些分布更小、影响更小的方言了。

第四章中提到了两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这是两个向互对抗的力量：交际的力量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也促成言语的交流；乡土根性则有着分立主义的精神，使语言保持它自己的特性。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需要交际：当创新在一个地方出现，而人们仍旧用过去的语言交流，那么创新的话语很容易就会被陈旧的话语的交流所扑灭，形成语言的内聚，维持语言内部的独特性；同样的创新在某地产生，人们也有可能在交际中传播创新的语言，形成语言的外扩，促进语言的统一。书中将这两种作用归类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但我粗浅地认为交际的作用没有积极消极之分，无论是扩张还是内聚，都是语言的必然的趋势，正如我们既需要方言的多样性，又需要文学语言的统一性。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重视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乡土根性与交际的力量的撕扯是否存在于普通话与方言的碰撞中呢？当人们普遍用普通话交际，普通话是否会向方言扩张，使得方言越来越被普通话同化呢？这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猜想。话说回来，两种邻近的语言就这样在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的作用下发生交流和变化，但是我们无法斩钉截铁地分而言说交际就导致融合，乡土根性就导致对立。例如说，A省内部的各市具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特征，对于A省内部来说，内部的交流形成了语言的内聚，同时乡土根性也使A省这个整体差异于其他的B省或C省，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只是效能的强度有所差别，也即“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原则”。

《普通语言学教程》艺术的语言和内容是在不算是通俗易懂，我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对一些观点也只是一知半解，无法完全理解作者的表达。即便如此，我还是在阅读过程中纠正了自己错误的观念（从前我粗浅地认为语言的分化是由于地理的间隔），并且对语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和分化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人们人为地用足够多的共同特征来给语

言归类，实际上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语言也没有自然的界限。语言是依附于人的，而人是活动的，人的迁徙、经济活动、宗教等因素都在影响着语言的扩散和发展变化，因此语言也在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语言学的研究是十分复杂的，太多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语言复杂的分化和融合，我们要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去观察，以一个宏观、归纳性的视角去探索，才能窥见语言学的奥秘。

（汉语言文学 2 班 林啟慧 2020102697）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第四编 地理语言学
2020 级汉基 2 班林怡帆

用时一个星期，我看完了瑞士作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四编，是关于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下面是我的读书报告，提取出第四编的重点内容以及我的一些思考。

第一章 关于语言的差异

这里作者讲到的是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讨论的范围就从内部语言学转到了外部语言学，这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外部语言学的有关问题。绪论的第五章讲的就是关于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关于语言研究，总结来说，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不难看出语言间的差异。相较于时间上的分歧，空间的分歧可以一目了然。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往往就是通过这些比较得来的。

因此，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它确定了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在看到两种语言不同后，人们自然会本能地寻找它们之间有什么类似的地方，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语言科学竟然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懂得利用这一类证明，就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两种语言之间有很多近似的地方，但是却不能从中得到语言学上的结论。

通过对不同语言中类似的地方进行科学的观察，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使我们断定两种或几种语言有亲属关系，即有共同的来源。这样的一群语言成为语系，这些语系又可以互相比较，有时还会发现一些更广泛、更古老的血缘关系。然而，并不是任意两种语言之间都存在联系，它们之间可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可能和可以证明混为一谈。综上，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除了亲属关系的差异之外，还有一种绝对的差异，它没有可以认识或者证明的亲属关系。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第二种情况即绝对的差异，语言或者语系之间没有亲属关系是很正常的事情，书中举了个例子，比如汉语和印欧系语言就是这样的情况，但这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对它们进行比较，比较还是可能会发现一些学问的；对于第一种情况即语系内部的差异，比较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两种语言可以近乎相似，有的甚至可以完全不同，从这里作者引出了方言——在很轻微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下文中也指出了方言与语言的差别。

第二章 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01、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

作者说到人们对于地理上的差异是按照理想形式来提出的，因为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因素，因此出现了一种结论——有多少各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现象并不是这样的，出现了几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的事实。这个部分考虑的是两种语言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并存而不相混的事实。作者在这里提出我们要注意区别两种情况。

首先，一种新来的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上，这是一种语言的入侵，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并不是这个时间段所特有的。根据一定的生活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民族群聚聚居的地方，它们

的语言并不相混。这里引用书中的一个例子，在芬兰，瑞典语和芬兰语在很长的时间内并存，之后还加上了俄语。在一些国家，语言混杂的现象还要更加厉害，因此我们知混杂的情况随地区而不同，但是这些语言在某一个地区并存，并不排除有相对的地域分布，即在某个区域内还是只流行一种语言，并不绝对地混杂在一起。比如两种语言，一种在城市很流行，另一种在乡村很流行，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不是所有城市里生活的人不说另一种语言，反之，也不是在乡村就没有人讲城市里流行的语言，用作者的话总结就是“这种分布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这种现象在古代也是存在的，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单一语言的国家是极其少有的。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语言重叠”来阐释，这个现象大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通过一些暴力的手段，但是有的也因殖民，和平渗透，其次是游牧部落把它们语言带到各地引起的，这与游牧部落的特点之一——逐草而居有关。

02、文学语言和地方话

上面第一个部分说的是地理原因造成的问题，接下讲的是另一种情况，即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同意。作者说到，这种情况是一个民族达到一定文明程度必然会产生。这里作者提到的“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因为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人们的交际越来越频繁，因此语言就成为了人们交流的工具，作者书中提到人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一旦这种方言被提升为正式的、共同的语言，那它就很难保持原来的面貌，它会逐渐掺杂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这种方言也会变得越来越混杂，但是它并不会因此失去原有的特性。但是这种语言的普及和使用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因此大部分居民会成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既说全民的语言，又说地方上的土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闽南语为例，现主要分布地除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外，还广泛分布于闽东北地区、浙东南区、及广东潮汕地区、粤西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岛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社群，这类群体既说普通话，又说闽南方言，据相关统计，全世界使用闽南语的有 7000 多万人。用作者书中的说法来讲，就是普通话并没有窒息当地的土语，因此出现了方言和正式语言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已经达到一定文化程度的民族都会发生。还有一个有趣事情，就是共同语言并不一定要有文字，作者用荷马的诗歌来进行论证，这些诗歌产生的时代人们不怎么使用文字，但它们的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并且具有文学语言的一切特征。

第二章所讨论的事实都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语言史中的正常因素。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为了考虑最基本的现象，撇开一切有碍于认识自然的地理差异的事实，没有考虑外来语言的输入，语言的形成等，这种简化看起来似乎违反了现实性，但是自然的事实首先应该对它自身进行研究。

第三章 地理差异的原因

01、时间是主要的原因

这一章研究的是语言在空间上发生分化的主要原因，作者通过假设进行论证，从中得出了研究不能是单方面的，两种语言的创新同等重要。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空间，那么就受了错觉的欺骗，问题在于人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有时间那么具体，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也提到了相较于空间的分歧，时间的分歧更难被人们发现，但是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作者通过引用地理差异图式证明了，地理差别的图式 也只有有射到时间上才算完备。撇开语言的不稳定性不谈，变化本身只是由事件引起的，所以地理差异只是一般现象的次要方面，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对于这个部分，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谈到时间引起语言

变化，校注中说到作者在这里只强调语言发展的时间因素，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因素，跟他所反对的语言学生物主义者马克斯·缪勒的观点一致，但是跟他自己的社会观点发生了矛盾，那么矛盾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有点无法理解。

02、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

这个部分提到了两个点，一是对于语言活动来说，绝对不变性是不存在的，过了一定时间，语言会跟以前不同；二是语言演化不会在整个地区都一模一样，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一种语言如果任由它自然发展，那么在它领域内的所有地点上都可能产生土语差异。对于某个地区的土语的特点，我们可以从邻近的地区也找到，但是我们不能知道这个土语的每个特点会伸展到多远。

03、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

作者提到人们通常对于方言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他觉得人们把方言当成已经完全确定的语言类型，区划分明，但事实上方言的自然变化却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方言特征的探讨是语言地图学工作的出发点，语言地图集的优点之一，是为方言学研究提供资料，这里提到了一个定义——“创新波浪”，在下一章会具体地阐释这个问题。

04、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

说到语言和方言的差别，在第一章中作者已经简单地提过这个问题，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人们往往把方言称为语言，因为它曾产生文学。语言的分界线，像方言的分界线一样，在过渡的过程中淹没了。其实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是常见的，其中居民的迁移是引起这些觉察不到的过渡无法存在的因素之一，居民的迁移很容易引起混乱，导致语言过渡的痕迹被抹掉。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促使这些过渡消失，例如共同语向土语扩展。

第四章 语言波浪的传播

01、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

第四章是我觉得最难理解的部分，主要讲的是“语言波浪”的有关问题。语言事实的传播，跟习惯、规律一样，都受规律的支配，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比如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养成的习惯，包括语言上的，这对于他未来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的结果常为一种相反力量的效能所矫正，“乡土根性”可能导致人们与外界的沟通减少，但是交际是不可能避免的，这产生一种分解“乡土根性”的力量。作者说到，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这也是人生存不能摆脱的部分，它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我们有时会发现拥有同个特征的语言距离很远，会感到奇异。某一特殊事实的推广，需要时间，而这一时间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通过前文的论证，我们可以知道时间因素可以解释地理上的差异，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考虑产生的地点，这样才能全部证明这个原则。

02、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

作者在这里提到，凡与另一种土语共有的特征都是交际引起的；凡只属于有关地点的土语的特征，都是由于“乡土根性”的力量。交际越是有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越远，而“乡土根性”的作用就是把某一语言事实保持在它所已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研究某一片地区发生的语言演化，可以不考虑分立主义的力量，也可以把它当作统一力量的不好的方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一切归结为一种统一的统一力量而不管“乡土根性”；后面是每个地区所固有的交际力量。

03、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

这个部分讲的是，我们在研究一种语言在两个分隔的地区平行发展的情况时，要注意几

点，在使用单一语言的大众中，内部一致是随现象的变化而不同的，创新不会涉及到全部，地理上的连续并不会妨碍永恒的分化。在研究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分隔在语言的历史上是否起作用，以及它产生的后果是否不同于在连续中出现的后果。作者通过论证得出了一个结论，波浪原理阐明了一切分化现象的基本规律和决定语言亲属关系的条件。除此之外，由于创新的区域面积大小各不相同，所以两种相毗邻的语言很可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是在全体中并不构成一组。

总结起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一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情况、地理差异的原因和波浪语言的传播，通过对这一编内容的研读，我对于语言研究方法的了解又更进一步，语言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对语言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语言学的研究可以揭示语言的本质，探寻语言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人们。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刘佩

摘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从外部语言学入手，分析语言的差异，包括语言差异分类、语言差异复杂性、地理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分化。通过对该编的阅读，可以加深对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的理解，对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语言的差异

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外部语言学的范围。地理的现象和任何语言的存在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语言的内部结构。地理语言学主要讨论语言现象和空间关系的问题，转入外部语言学。语言的差异随处可见，大到语系之间，小到一个地区语言内部存在的方言，所以语言学中最先看到地理上的差异。

一、 内容介绍

第四编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语言差异的分类，亲属关系差异和绝对差异。亲属关系差异，即语系内部的差异，通过比较两种语言发现共有特性，在一定情况下判断这几种语言有亲属关系，即有共同的来源，这样的一群语言称为语系。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没有性质上的差别。除了亲属关系的差异，还有一种绝对差异，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比如汉语和印欧系语言，对没有亲

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可以建立语言心理学、语言类型学、普通语言学等。

第二章首先介绍了语言差异在地理上的复杂性。理想形式的差异是，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首先讨论的是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的情况，如南非洲，几种黑人方言和荷兰语、英语并存，这是殖民的结果。语言并存的现象不是只有近代才会出现，如古代地中海沿岸没有单一语言的国家。这种语言的重叠大多因为和平渗透、入侵、游牧部落的迁移，以及商业活动。下一小节讨论的是文学语言和方言。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作为与整个民族有关事物的传达工具，即文学语言。文学语言不止是文学作品的语言，更是一般意义上指为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语言。在它里面会逐渐掺杂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不会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因此大部分居民会成为说两种语言的人，全民语言和地方土语。文学语言是一种共同语，不一定要有文字，荷马的诗歌可以证明，语言是约定俗成的。

第三章分析地理差异的原因。通过简单的绘图举例，语言特征的创新可能有三种不同方式，这种差别不是空间引起的。殖民者在离开故乡到达另一个地点的第一天和前一天说的语言是一样的，我们很容易忘记时间因素，因此，地理差异应该叫时间差异。索绪尔在这里只强调语言发展的时间因素，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在一个单一语言地区，过了一段时间，语言会跟以前不同；这一演化

不会在整个地区都一模一样，而是随地区而不同的，也就是一些方言。其中的语言特征变化会出现界限不同的情况，这些不同区域的存在，说明一种语言如果任其自由发展，那么在它邻域之内的所有地点都可能产生方言差异，而这些区域是无法预见的，且相邻区域的分歧少，距离越远差异累积，分歧越多。因此，在某一地点的方言里看到的特点，在邻近地方可以找到，但不能预知每个特点会伸展多远。这一章中还介绍了语言地图学，探讨方言特征绘出周界线，对一个地区必须描绘多次，才能了解该地区重叠的语音、词汇、形态等特点。以席业隆的《法国语言地图集》作为典范，为方言学研究提供资料。

第四章主要分析交际和乡土根性在语言传播中产生的效能。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两种力量都在起作用，只是比例大小不同。交际愈是有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愈远；乡土根性的效能是把某一语言事实保持在它以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

二、读后感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我阅读的第一本语言类学术书籍，索绪尔的这本书是他的学生根据当时的手稿和上课笔记整理而成的，里面的观点是具有创新性的。浏览了目录和序言后，我选择阅读第四编地理语言学。“地理语言学”这个题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一部分的内容跟现实生活有联系，可以把一些抽象的概述性语言转化为现象。接下来在阅读这一编中，我也看到了大量举例，使文字易懂。印象颇深的一部分是分析地理差异的原因，使用了绘图解析的方法，形象地解释时间因素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一个地区的语言变化不是完全一样